

冊二卷十一、二十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原名續高僧傳

高僧傳二集

唐·釋道宣著



高僧傳二集冊二目錄

卷十一

義解篇(續)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	二七七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	二七八
荆州龍泉寺釋羅雲	二七九
荆州等界寺釋法安	二八一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	二八二
道瓊 洪哲 慧睿 惠嵩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	二八四
常州安國寺釋慧珣	二八六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	二八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	二九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	三〇一

卷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	三〇五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	三〇六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	三〇七
京都大興善道場釋僧粲	三〇八
僧覺 僧鳳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	三一三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玄	三一七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	三一八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	三一九
丹陽攝山釋慧曠	三二二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	三二三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	三二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	三二七

高僧傳二集冊二目錄

靈覺 道卓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三二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三三一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三三二

慧重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三三四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瓊……………三三五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三三六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三三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三三九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三四〇

僧溫

卷十二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三四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三四六

惠感 慧蹟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三四八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三五〇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三五二

慧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三五三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三五四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三五六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三五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三五九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三六一

道操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三六四

慧遠

卷十四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三七〇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三七二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三七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三七六

終南山悟眞寺釋淨業……………三七九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眞……………三八〇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三八二

靈辯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三八五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育……………三八六

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三八九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三九〇

曇恭 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三九一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三九二

慧達 慧達 明幹

常州建安寺釋智瑠……………三九四

常州宏業寺釋道慶……………三九五

卷十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三九八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曷……………四〇〇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四〇二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四〇三

道剛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四〇五

圓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四〇七

行友 慧本

京都普光寺釋曇藏……………四一三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四一四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四一五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四一八

明曠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四二四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四二五

蒲州棲巖寺釋道傑……………四二六

蒲州棲巖寺釋神素……………四三〇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四三二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四三三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四三五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四三七

慈景 寶暹

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四三九

蘇州仁壽寺釋道慈……………四四二

京師崇義寺釋慧顥……………四四五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四四八

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四四九

蘇州通玄寺釋慧顥……………四五〇

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四五三

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止……………四五六

智現

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四五七

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四六〇

法長

越州宏道寺釋慧持……………四六一

卷十七

荆州玉泉寺釋慧瑜	四六二
越州嘉祥寺釋智凱	四六三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	四六六
襄州光福寺釋慧璿	四六八
襄州神足寺釋慧眺	四六九
綿州隆寂寺釋靈睿	四七〇
京師宏福寺釋僧辯	四七二
京師普光寺釋法常	四七四
澤州清化寺釋智徽	四七七
澤州清化寺釋玄鑒	四七九
京師宏福寺釋玄會	四八二
京師慈悲寺釋行等	四八三

卷十八

高僧傳二集冊二目錄

卷十九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	四八五
相州慈潤寺釋慧休	四八九
曇元 靈範	
京師宏福寺釋靈潤	四九四
淨元 智衍	
京師慈恩寺釋道洪	五〇〇
京師慈恩寺釋義褒	五〇二
習禪篇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	五一三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	五一四
慧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	五一五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	五一六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五一八

道育

鄴中釋僧可……………五一九

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慧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五二三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五二五

卷二十一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五三五

荊州覆船山釋法常……………五三八

荊州長沙寺釋法京……………五三九

荊州玉泉山釋法懌……………五三九

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五四一

荊州玉泉山釋法忍……………五四三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五四三

周京師大迫遠寺釋僧實……………五四四

京師天寶寺釋僧瑋……………五四六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五四七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五四八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五五〇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五五二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五五二

雙玄證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五五五

法永 岑闍梨 智曉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一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一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六人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荆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荆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復
慧響

洪哲
惡嵩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暉傳六

常州安國寺釋慧彌傳七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

僧粲
僧鳳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楊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兼多。於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鋤鈔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鋤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宏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

狀似城中。風動利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喜
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
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辨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躡梁益。庸公鎮方。彌
加深敬越於恆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
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建德之年。果被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一
堂。容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
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楊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播名揚
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塔
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卽楊都福地亦甚莊
嚴。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栴
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

寶歸益部。嗚呼嗟歎爲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凡成聖不。荅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觀凡不能觀。凡聖俱觀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洿池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散。及疾甚。海恆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此沈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參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楊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仰徽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於時嘗命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沖。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誥所聞。又從

福緣寺巨法師將酌遺逸。巨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漳多阻。誓當宏演。有棲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於時六合混一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爲請益之師。吐清言爲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囂塵心在閒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臥。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敕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薨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粘切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爲名荅。成前呼俞爲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那詬我爲先生。成曰。

汝旣諱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兪生。所以句句之中常銜兪生。於時大衆欣笑無已。道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參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止靜處思玄。母日自費登上供設。有問其故。荅曰。卽此爲報母之劬勞也。昔朱粲寇擾荆南。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五人。皆爲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子十人。椿誣澄憇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未序歷。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碑。沙門道顛卽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臺北。傳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爲驢廟。此廟卽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

中觀於興皇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己。三也。時聽涅槃。每立異義。令衆難之。人雖巨衆。無能屈者。由是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乎。對曰。義若恆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多目之爲沙安。三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定道。琢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噉僧食。不飲濁漿。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望沙州。卽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尙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宏朗。業操清遠。出家已後。南趣楊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號烏瓊。帝尙重焉。奉爲大僧正也。監護法城。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

所。初未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奇白。世號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開令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劍。罕有當鋒。因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卽從伏聽。沈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如常。不失規矩。時雨瀉鞭水。安行達寺。行步庠序。視瞻不眇。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爲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光先價。引衆泝流。屆於本邑。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宏法爲務。涅槃三論。遞互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五十。卽慧品法燦智高。法同慧璿。慧稜等是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於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於西望山寺。弟子慧嵩等。樹碑於本住。沙門慧響。製文。響有奇才。思力逾壯。爲總管薛道衡所

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頗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閒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爲前後兩哲云。

釋慧暄。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爲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游卒歲。易農而仕。暄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爲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爲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旣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彩莊嚴。峇然峻峙。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詔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爲十戒和尚。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靜衆峯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八健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撥菁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

成論。及舒沒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徐。實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輔。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敕請徙講東安。後主昔在春坊。亟經義集會屬。才辯雄遠特所濫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徐方。緣會敷宏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窆於鍾山之巖。惟暉行業清高靈祇響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楊都六廟諸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衣人曰。法師好起也。

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爲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饗餼悉放奇光。覩而怪之。竊懷憂懼。夜夢異人來謂己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旣而覺悟。歡喜踴躍。置寧煢繳一時焚燼。仍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殺戒。故靈迹實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玄義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小品各二十餘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菩薩戒弟子司空吳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銘於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胄製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父元覲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絃歌。季父元舉陳世功臣。庭列鼓鐘路橫驂駟。車馬之客填階。琴嘯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佐之才。旣挺龍頤。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荅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

煩徒勞人耳。於卽蔬素棲遲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紆袞冕爲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握錫淮海。值竇梁明上盛宏新實。天宮見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轡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陋類上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徙轍舊章。聽紹隆哲公宏持四論。纒經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萬古之槃根。朗百年之暗室。浙式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敕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哲公將乎大慙。仍遣使者召還京室。彎几塵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

演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後見伊人。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凋壞。彌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甄錦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竦塔。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至於經像繕修鐘磬鎔範。其爲法利吁可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二。窆於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鉤深。堪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屠殺聲相亦切愴胸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私歎曰。

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羣籍資於父兄。並包括異同深契幽蹟。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次苦由縈縛。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標領也。既初染大法敕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律師英猷鄴下。卽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於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卽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宏道。道憑卽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

齊宣帝盛宏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羣英。學者望風響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胸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宏瞻理相兼通。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閒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號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恆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於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

俄爾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召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爲稱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爲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鄰知命。便卽澄一心想。禪慮巖阿。未盈炎溽。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宏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樓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卽奉爲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撤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壤。衣以斬縷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於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旣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爲恆調。旣而

言若知來。疑者叢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笑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卽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宏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敕令立僧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旣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洛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於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恆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澁理義淵遠。宏通聖教開導聾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

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敕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究情。依卽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卽下敕。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敕固邀。裕確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敕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並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洽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於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敕問屢馳。賜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於前矣。裕未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

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
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
福兼表矣。由襟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
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住堂礎
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瑠璃耳。宜慎之誠之。可禳之以
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
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
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橙。值晉陽事故。生民無
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
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
諸門人。從覺不念。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今日坐高
堂。明朝臥長棘。一生聊已竟。來報將何息。其二悲永殯曰。命斷辭人路。骸送

鬼門前。從今一別後。更會幾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於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於明相。奄終於演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卽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寺。卽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清貞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睠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鄴寺爲來生福耳。其割畧親愛如此之類。至於宏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肩偏授。故有單講雙時。雅爲恆度。略文對講生常不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顛仰。方登法座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韭園。顧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宏法之始爲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宜卽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民犂具。一時耕殺四十畝韭。擬種穀田。斯道俗相依。

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便銷數卷。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恆情而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爲領袖傾敬。或大德同集閒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誼闢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而參。而性剛威爽服章麤弊。貴達之與厮下。承對一焉。去來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請決。藝術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衍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延窟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歔歛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悲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貯納。講授之隙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之。

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人畜訓誨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己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室將撫。言行有濫卽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宏略也。沙彌受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宏法之時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法席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憊過。身服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氈被褥。皮革上色錢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爲資具。斯又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僧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世有激刺。頗用以爲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辭乎。或曰。名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

此乃詐爲善相。荅曰。猶勝真心爲罪也。時人以爲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節焉。自年三十卽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維摩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爲疏記。成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並戒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鶻卵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並雜集等五十餘卷。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旣不行還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

者也。觀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謂卽解卽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卽凡景行。輒以相酬可謂神用耳。其人欣戴贊傳還鄉。斯實殷鑒物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法事因緣衆僧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怪斥其言。識者告遠。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宏法身令易傳。凡習尙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載者。裕其一矣。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卽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

深奇符契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達。未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於鵲山。木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爲本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登卽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旣聞斯告因撰義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爲大觀之盛也。自爾專宏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剗迹人閒。棲息煙霞保護承網。隋初開法卽預出家。講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達義德以誘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其開獎。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遣徵請。蒲輪旣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見大人。杖錫京輦仍卽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誘允副天心。卽六大德之一也。有敕加之殊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羣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尙。時有沙

門智穩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卽而演之。於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綱致標異新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屍林麓。掩骼修塔。樹於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鐫於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見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閒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七歲出家。爲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寸陰無棄。宮牆重復成得其門。久之又聽江都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派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卽於大衆便事覆講。瀉瓶珠貫驗在於茲。緇素嗟

伏威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燭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既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喧清談玄論。燭師深加賞讚。稱爲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及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既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宏教。故雕琢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俊義。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卽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冕旒清耳屢動降容羣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霑預。既處齊衡功倍勳業。日夕相係通盼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

門崇仰。而脫雅爲論士。衆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葛穎費教書請講。於卽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會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問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裘將成。乃結爲四十卷。尋用奏聞。及獻后旣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卽引據徵勸。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旣預席端便盡胸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邊昇高座。共談玄理。賓主無竭貴達咸欣。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庶子張衡。殷勤稱敍曰。法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

及大小名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眞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儔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卽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優厚。敕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又敕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括。必重疊研覆。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延。自見宏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

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義昔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履貞梗。各踵敷宏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於側。其文隋祕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叟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墜其緒云。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衆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表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宏道無絕。仁壽二年。奉命關壤居於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製。披講智

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徒駕東都定鼎伊洛。從出滄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宏雅立性滔然。故少爲同倫所尙。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召學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讓於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宏選。理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徙轍餘宗耳。遂不行衆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蕃。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嚴寺。頻蒙謁見誦抗新敍。引處宮闈令其講授。言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敍綱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

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氈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卽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彩。談敍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閒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帝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悟。爲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卽在座。上詩敍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敕賜千秋樹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之隆。爲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嘉。仍敕所在傳送。葬於荆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宏

佛教。所以綴采篇什。皆敍釋風當。卽續敍名僧。將成卷裘。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顧惟高德有墜者衆。有別集八卷。行世。

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尙道遊學爲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通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肆無有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徽遐邇。自號爲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年迎入帝里。敕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諧法衆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敕。補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卽十中道。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論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敕下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齒。粲欲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參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靈骨。慰問優渥。粲曰。陛下屬當佛寄宏演聖蹤。粲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辭朝望。帝大悅曰。

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粲因奉敕。送舍利於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尺。復現青赤裸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長久乃沒。粲具表聞。詳於別傳。仁壽年末。又敕置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滿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閒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象。峙於雲內。數萬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往使皆感靈瑞。文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辨析妙擬三玄。學渺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老粲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揉聲相卽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變。嘗下敕令揉講老經。公

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粲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攜以行床徑至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揉序王將了。都無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詞若俳譎。義實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羣僚以事聞上。帝曰。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隨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五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羣難。時衆以爲榮會也。皆參預焉。粲爲論士。英華命章。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粲無以嗣。往還抗敍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難。義聲纒卷。粲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二三十翻。終於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瞻。坐制勅敵。重粲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敕命。粲以高位厚味。沉累者

多。苦辭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名爲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都。夙有驚俗之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隋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光徽績。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一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二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五人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傳三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靈覺

道卓

西京眞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慧重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瓊傳十三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僧溫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羣。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禪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

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厥邦。有太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袈摩肩。常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卽學徒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棟兩宗。諸諷幽奧。纂習餘烈。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屢動恆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八位。詞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參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宏扇風猷。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爲法主。進勵學徒。因爾導悟。成津彌逢涼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離

潰。遂與同學法貴靈偁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達於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凝宣敕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敍。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卽宏像教。時建業僧正。令嵩貴二人對宏小論。神理流暢瞻勇當時。學侶相延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有天竺三藏厥號親依。費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廓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敕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偁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敕給額爲崇聖寺焉。於是

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高學資
眞諦義實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
四海。撰攝論疏六卷。禪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義。並流
於世。爲時所宗。隋文帝禪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於徐邦。詣嵩法肆
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煬帝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
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敕徵召。固辭乃止。門人間其故。荅曰。王城有限。動止嚴
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
播蕩。弊此勞役耳。恆每清素自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策
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叩頭手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模。
其景行徵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
雨。澡罐在庭。恐傷他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其知量焉。加
以性愛文藻。時摛詩頌。重復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於今。世論劇

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邁疾。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殯於神臯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宏。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吸沆瀣。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誡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巾褐。服此伽藍。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茲類登法匠。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侈。將欲結其頽綱。布此遺贈。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敕允述。綸言獎拔。登下河右。頒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宏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粲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汾歷

至今。爾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宏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甄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尙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厭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遼統開宏十地。卽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少望塵許。

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號博瞻。尠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宏三論。既是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求功岳瀆。敕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疾而化。卒於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卽大業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深厭籠樊。樂希參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釋通宏。眞俗具舉。宮牆重仰。允得其門。纔踰弱冠。便宏講說。莊嚴嚼師。新實一宗。鷹揚萬代。遂伏膺諸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析。汝南周宏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

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敕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
僚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鐸。壹壹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
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
哀殆將毀滅。因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
爰降敕書慰勲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志法門。普爲衆生宣揚正教。勤修功德
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濟羣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尙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
公威。並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敕置僧官。道俗稽請
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
公。夙仰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鎮請爲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
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遯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
幽棲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
以悟羣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餐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

據虎之岫川途不遙。翔鷲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宏大教。惟聚志違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宏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卽以其年十二月。窆於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衿情閒澹。等懷遇物宏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方丈之內虛室蕭然。机榻之閒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寺供養。並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威樹高碑。用旌景行。秘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祇勤儀訓。肅奉帷筵。發明幽旨。頗超羣輩。後辭明帝。渚宮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彭城講。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宏教。乃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惟識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棲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於湘郢二州累載。宏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卽隋開皇之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旣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攝是烏迴。後又奉敕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綸再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沔。聞風佇德。親奉歸戒。揚帝纂。歷當符尊賢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辭疾不見。蒙敕丹陽棲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旣并。纏痾用弭。於棲霞法

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禪房。本棲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携子弟徙而憇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於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於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宣爲文。

釋智琳。姓閩丘氏。高平防輦人也。祖儼閒居傲世。考曇珍梁國常侍。琳弱齡。淑聞彰於鄉黨。處士卞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於德壯超然離俗。卽事仁孝寺沙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餐苦節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安寺大僧正暉法師。旣其力生有奉尸羅乃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旣洽聞持將宏傳授。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

太建十年旋於舊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實繁有衆。至十一年。下敕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敕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遘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奐宏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甄塔。擬夫八萬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閒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棲焉。迫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法。財玩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明英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

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於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膚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卽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旣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對課以篤形。有續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疏。晚入京輔探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時未測其通照也。住於寶刹寺中。潛其容藝。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衆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

問乎。衆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卽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恆接。草堂土埵以此敷宏。正時攝論。晚夜禩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泠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文帝造塔。敕遣送舍利於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爲羣。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怪。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大嗟賞。而教授爲務。六時禮

悔初儀不忘。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美。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恆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覲故。不爲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餘。卽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旣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情望。羣宗遙指恐無後

成。凝聞之歎曰。俗尙朝聞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公。仰
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筵纔訖。第二勝相。顧
諸徒曰。攝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於嵩。嵩曰。後生
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末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可知。失
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爲誇誕。未之欣尙也。及著疏既了。剖決
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於辯才。引衆常講。亟傳徽緒。隋文法
盛屢興殿會。名達之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宏法。至於世利曾不顧眄。所
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十有
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
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凝。旣達相見一無餘述。但問云。黎耶識滅不。凝曰。滅
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
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

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對至鐘鼓。或一宿施會。賚及百千。或一時外食。贖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宏贊厥宗。故岷絡攝論由之而長矣。

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達儕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穎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於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稀。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敕以彥爲大論衆主。

住眞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於汝州。四年又敕送於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濤汰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濶三四丈。四繞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祇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宏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雜彩盤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

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於別記。彥傳業眞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顥。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爲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卽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爲物歸投。開皇年中。敕召爲涅槃衆主。居於海覺。聚結四方常數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敕送舍利於隋州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雨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恆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遶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敕送舍利於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

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像。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臥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鷄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於塔上。又感奇鳥。素身烏尾赤背。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敕封祕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於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澀路既不通。乃旋京輦。梵言音字並通詰訓。

開皇十年。敕召翻譯。事如別傳。住大興善。後敕送舍利於蒲州之栖巖寺。卽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湫。世稱形勝莫尙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內有鐘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燄如花如葉。乍散乍聚。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山巖。光如樓闕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敕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正坐。在於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覩。又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卽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人。服者通損。旣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終寺。卽大業初年

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州人。練道少年。綜尊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敕請造塔於秦州。偕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止。三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淳直。寬柔著稱。遊學相鄴。研繹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敕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壽興塔。降敕令送舍利於懷州之長壽寺。初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遶。似如聽受。迴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敕勘瑞圖。云彩鸞也。璨令寺僧執之。放於北山。飛鳥羣迎。鳴唳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蹤。

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敕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卽遠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閒。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闔闐。數萬道俗同時一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更有諸相具如別傳。臻後住大禪定。如舊所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苦行是所經懷。隱於秦岳之邑。開蒙訓接善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坐無輟講。待移之詣興世。瓚初聞之。深自絀怍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閉謁尋閒披翫而已。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清曠者。乃下敕延之。與帝同歸達於京邑。住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篲門庭。以身範世復見斯日。仁壽置塔。敕令送舍利於齊州泰山神通寺。卽南燕主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

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閒。三度廢敎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撻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滅。女人臨之卽爲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於今儼然。古號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卽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卽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羣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鵝一雙從四月三日終於八日。恆來聳前立聽梵讚。合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卽蒙覆

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閒。深鑿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敕令住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鐫斲爲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瑪瑙。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鱗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叡。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卽講會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爾舒閒。故爲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參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敕遣送舍利於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

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敕乃營其住寺。雕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齋後便歇。日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鳧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閒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甌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含九彩。人不識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於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跌達都。文帝敕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依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

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於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及。至於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模寫。最躬事頂禮圖於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於住寺。

釋僧朗。恆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尙。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荅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敕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始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

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宏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禪定寺。講習爲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顧小道狀等游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往淨影。陶思前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敕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帝爲山出黃銀。別敕以塔鎮之。用酬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

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基之處名溫公堆。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爲任。曾受梁高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堆。創立寺宇。因山爲號。而虎狼鳥獸。遶寺鳴吼。似若怖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干我。汝宜速去。旣聞斯及。於是鳥獸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尺。威儀懷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以手褰之。故至於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爲溫公堆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二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三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三人
附見五人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惠感

慧敏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傳十一

道無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遠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實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岳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爲學者之宗。乃荷箱從聽。經於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誕札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滿抱。終於蓋棺。乃游諸講肆。備探沖奧。務盡幽蹟。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於卽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慧高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眄從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極。堪爲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宏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

宗。既屬念還爲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雜心。峽對勅鋒無非喪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功行慧悟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卽頻宏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移歷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竚聆明運。值隋國創興。佛日還復。敕訪之始卽預出家。而包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釋漢齊鑣也。但時未至故且歛翮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及。以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曩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謬來久。業健度中脫落四紙。諸師講解會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住。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

人焉。撰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閒圓粲。浚儀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翼。搜選名德。預有宏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禮西井。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名爲內城寺。引念居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禮。又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備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虛運。必藉人宏。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卽大衆還推念焉。旣預經綸。卽宏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填煙。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稜十力圓經法達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餘人。並九土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一方。銷鄙悛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

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撰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吼四苔水消。清論徐轉羣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王又與念同還并部。晉陽學衆竝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鯨鯢海陸。念乘鸞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二論。紹業滄溟望風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氛。招引義學光諸慧日。屢詔往徵。頻辭不赴。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海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及諸緇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爲衆表。又善草隸偏愛

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沿流俗。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峰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閒立操無改。有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敍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頓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宏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未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葺南蕃。奉敬諮謁降情歸禁。隋場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旣譽洽東甌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羣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敕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羣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實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敍。清權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

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蹟。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勸不爽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亂。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唯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羣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厭囂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於宏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竄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爲立伽藍。遂受以居。

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宏。門徒濟濟於今傳美。末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己前。文帝頻顧。經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恆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於定州恆岳寺。塔基之左有滢。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卽揚濤。沸涌激注通於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卽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於熊州十善寺。有人攣臂及癩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旣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直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齟齬。外槨內棺。世界之縈羈。旣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於大患。豈揖禮義於囂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於終南之峯。卽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於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

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京邑云爾。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沈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滔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卽來讎擬。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荅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卽驚譽。兩河甫爲稱首。屬齊歷云季。周喪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宏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議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曠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宏理。而晦景銷聲。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銜其智術。

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廁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崩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旣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費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不競。卽就元席。旣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紐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於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爲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敕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旣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

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敕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無所畏。處既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因卽奔注。至粲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剎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雷。旋遶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馳譽海濱。解慧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屆於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安樂寺。時宏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准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義歸有敘。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宏導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福業。舜荅。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

十餘卷。冥官云。講解浮虛。誦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爲晉王召入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窶其心。時敍玄義頓傾品藻。仁壽四年下敕造塔。令送舍利於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極爲閒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爲希有之勝地也。舜案行山勢唯此爲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祝曰。若爲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卽入。遣去復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稜側巽然如人所造。卽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於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嗣厥業。扇美江都。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條人。後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

悟歸信。年十二。屆河閒郡。值靈簡禪師。求而繫落。遂遊學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宏旨。溫習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宏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敕許焉。梵住吹虛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裘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敕置塔於郢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寸。背上橫行五節而起。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餘骸。緘於塔內。外施銘文。於今傳尚矣。

釋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蓋相承。厭此浮假。希聞貞素。十

三出家。道務宏舉。定慧攸遠。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佛日潛淪。擬決目餘烈。乃剗眼奉養。周表慧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重開正法。卽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講。旣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住則安禪。緣諸止觀。一盃之與百納。始習至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斂足不行。尼寺市屬。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厲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胸懷。供給僧儔。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末筵。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未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頓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

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敕召入朝。纔有閒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迤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卽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於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卽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遘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髮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徽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卽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

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卽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講成實宏匠後學。僞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宏義宮。通宵法集。羣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於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栢一十五載。誦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人閒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羣。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卽憲章。便搆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

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刎而惠之。建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於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位消息其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秀爲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怯窮耕糝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氈裝倨傲臨官。鬢髮留鬢。頭戴紗帽纓其咽頷。用爲常軌。有事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不閒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顧曠通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不同鬢剪。員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涅塵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敏衆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之。立理既平便又弔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乃懸於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鬱興。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別奉詔書。曩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須塋壟。弟子拈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峯。樹銘旌德。於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於建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吳法師。將欲試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卽度出家。會吳亡歿。夢見兩蛇從師腳出。入恭腳中。忽爾驚覺。自覺心志宏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探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卽以問諸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削其半。乃

行依地持偏講法華。控引宗歸得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使之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棲霞一寺道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德素尊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狀聞奏。下敕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清肅有聞。迄於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敕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輦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

不以利傾不以感動。敦肅嚴毅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同謀。於時正在堂中登座暨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敘都無異色。斯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天子之所隆焉。葬於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瑞迹屢陳。遠揚滎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宏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羣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皆周涉正理遵修章彩。屬齊歷不緒周湮法教。南度江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鑿飾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卽開融勝相覆敘所

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
晉蕃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滯。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
遣。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宏被栖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味德禮懺。匠益
惰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敕侃往宣州安置舍
利。既奉敕往至統敍國風。陶引道俗。革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
日。宣州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燄五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
有餘人。一時奔赴。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倉本是永安
舊寺也。至於明日。永安今寺擬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
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
既預光待因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樣。不須繕造。因藏
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枝盤曲
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

會聒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宏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宏悟繁焉。晚移興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二矣。殯於東郊馬頭穴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爲言首。其威儀之選。爲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終須一謝。豈得瞰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

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

內慧曰。道場沙門智養。曰。侃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川者。言信的也。因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於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銘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恆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宏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數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嘗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

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羣。聽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尠能具對。然京師欣尙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卽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盜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四緣。旬日之閒施物連續。卽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陳夙奉晉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法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

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滔然。兼之閒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採取義科重令豈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傳。并矚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歷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於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敍。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敕優矜更殊恆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敕賜良藥。

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於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卽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敕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爲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宏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於繩牀。屍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明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石瘞於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實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晤帝玉。神理

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護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閒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卽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迹於藍田之悟眞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卽目故不廣敍。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三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四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八

本傳十五人
附見七人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眞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

靈辯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胃傳九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曇恭 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慧遠 明幹

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常州宏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翦梁武陵王長史。父嶷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烏迴當職秉持攸寄。隆恭撝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實用相寄。發言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

遂聽法雲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薨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暉公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羣英。既解慧超挺。命令敷述。及暉將化遺旨在斯。法筵是繼誠當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榷玄理。頓徙遲疑。雖復談柄屢搗言鋒時礪。而碩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辭。居舊數宏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臥疾。二十日遷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洹也。天色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天龍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餘遍。餘則有差故不具敘。未終前。領弟子於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竟便

遷。誠哉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爲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國寺問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淨土爲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賈畫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照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指用表終期。氣息繇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歛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頽。充委階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舟

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瑞相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遍。卽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鐫爲巨室而移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通捨。解衣撤膳躬自指搗。弟子慧昞。以全身處。乃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秘書學士瑯琊王脊爲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不羣。雖則青矜。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卽興皇朗法師也。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騁馳衆妙得自胸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爲法器。加以遊心九部

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葉。旣而歎曰。粉榆豈沖天之舉。小道乖適遠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尙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樞衣獨往。止於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韞積於懷。佗知音者。及見欣然便卽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宏。布備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襟歎美卽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衆。南行宏演。吏部尙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內外氣調甚高。縑素之閒無所推敬。每見覺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無已。天爵服人皆如此類。隋朝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伽藍皆從屏廢。覺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聽。有敕霽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宏護像法。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人義踰仄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栖遲龜

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徧引汲於鏡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宏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卽賁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席。稱善久之。後止白塔。恆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覲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眞可謂日月入懷。風颺滿室。雖

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格。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宏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爲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宏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窺。信施相積。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於寺門。祕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爲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於外兄而鬚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靈跡。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誓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

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間度棧。遇逢遊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於京邑。武帝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敕給國書并資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此云天子也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恆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於長安住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藹法師。諮詢道務。慧業沖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方登階漸。會武帝滅法。與藹西奔於太白山。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東引尋山岨於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參

焉。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谷用陳護法。判含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銘勒於巖壁。天元嗣歷尋改邪風。創立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帖寺。大隋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歷總綱任。敦攝彝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終南山交谷東嶺。地號野賭。迴出雲端俯臨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栖心之場也。結草爲菴集衆講說。開皇七年。敕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爲龍池寺焉。大將軍雲定興。以爲檀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餐奉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

者殷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宏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恆歸山室。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卽霑緇服。閩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出家。淨養威儀。霜厲水潔。受戒已後。遊刃河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北面。學涅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宏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關。業亦負裘陪從。首尾養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廓。墻仞重深。遂學知人。同揚樂說。嘉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荆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戒舟。爲築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於人物。寺重

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卽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往葺微壅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卽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温審儀止雍容。敦仁尙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粒練形。冰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徒載聲芳。潔己清貞。差爲傳德矣。

釋童眞。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焉。少厭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範。綜撥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

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恆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敕召於大興善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敕率土之內。普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剎勸課。繕搆精妙。真以德王當時。下敕令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卽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習仙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與上獨不濡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於藏瘞。怡然恬靜。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真心冥感之所致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敕召真爲道場主。辭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宏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於住寺。春秋七

十有一。眞抱操懷亮。朋附高流。斯下之徒。性非傾徙。寺旣初立。宰輔交參。隆重居懷。未始迎送。情概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跌而出者非一。唯眞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抗羣鋒。無所躓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開佛日。有敕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此繁興。有海玉法

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卽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敕令住興善。爲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閒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爲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舉掌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敕。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

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颺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爲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歎歎漣濡。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敕摧爲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於疾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遂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卽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所願足矣。尋爾便卒。沙門靈辯。卽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

典。令住勝光寺。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

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聞。開張衢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瞻。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敕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敕賜大竹扇。面濶三尺。卽令執用。並賜松抱高屨。令著於宮中而出。帝目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宏成實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於東都鴻臚寺。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下。入

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蠡管如臂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紙但一字耳。風力道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梭者。偏宏地論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於終世。以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冑。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機悟爲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所纘注。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是難。日濟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唱。於是扶輦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冑時論訖卽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卽致死。衆不識冑。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經於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俗。大光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於京邑住淨影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冑覆述豎

義神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宏。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義窟。利寶罔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耶。胄曰。若待法師卽世。方有修定。則胄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陳異。遠亡之後。敕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爲模範。會文帝置塔。敕送舍利於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輿將達。感豬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遶。數市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燄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閒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

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冑應高選。又任禪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唇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爲五分。末爲闍維分。冑尋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恆日。冑曰。吾患旣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卽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臥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冑今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於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未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宏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敕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於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宏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僞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敕延勞還歸京室。重宏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宏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亟動天顏。矚賜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卽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闢追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

隱避待人自縊而卒。在於住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泰。商榷名理接頓詞義。有神彩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初應詔爲菩薩僧。與遠遠等同居陟帖。開皇七年召入京輩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依誦經爲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爲宗。布響關東高聞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爲任。開皇十六年。敕補爲大論衆主。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逮仁壽造塔。又敕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襲乃擊爐發誓。願將限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而所期既至。天開光耀日當正午。旣副情望遂卽藏翳。末又送於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臥像一軀赤光踊起。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

十矣。有弟子曇恭明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論。京室稱善。護法匡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敕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入宏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無定。卒於住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召入普光。時復宏法而專營浴供。月再洗僧。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羣師具敍。有齊之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意不再緣。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還附遠焉。故業新開。備填胸臆。及遠入關。從而來至。住大興善。宏敷爲任。開皇十七年。敕立五衆。請遷爲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說。聲績攸陳。仁壽二年。敕令送舍利於本鄉宏博寺。旣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塔土。其相如燄。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

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阡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及將下且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後頗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關壤。道由人去。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尺。容止溫宏。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旣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於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塔雲張。景臺星布。

以覺識解騰譽。召而處之。宏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宏導。爰有施主。卽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旣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冲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宏量也。著華嚴十地維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云。荅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敕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纒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胸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宏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

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自高陽末曹。任爲理官。仍以爲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爲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梁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卽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尤重。琚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卽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恆倫。及坦將逝。以五部大經一時付囑。旣蒙遺累卽而演之。聲駕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醒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便事之爲和尚。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建安寺。卽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於毗壇之南寺之舊兆。衍姓邱氏。晉陵名族。容止可觀精彩

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於寺之門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於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闍梨。服勤盡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旣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旣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宏業寺。專事闡宏。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游。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字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卽以其月二十三日。窆於扶塘之山津也。穿壙之日。鍬鍤纒施。感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喚。自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宮牆戒忍

燈炬禪慧

並驅生林

分庭安馭

論堂搗玉

義室芬蘭

坐威師子

衆遶栴檀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式序

三業惟安

穢土機窮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

墳泉幽冽

竹露暫圍

松風長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四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五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人
附見九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嵩傳二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刪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慧本

京都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傳八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曠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傳十一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蒲州棲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蒲州棲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傳十六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傳十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淪通。徽音深靡。緇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曾未具戒。

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瑾二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宏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似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卽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爲囑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尙書毛喜。探幽洞微。時號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搜揚萬內遠招名德。因是法門龍象乃應斯會。旣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期。名德

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實兼之矣。頻講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宏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心敬遵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宏雅達信通神。並崇仰欽承於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宏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於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遂遷坐於南山至相寺。於時攀轅扶轂。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爲建支提觀塔。勒銘封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恭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聞學。

釋慧嵩。安陸人。幼入道門。卽懷遠量。收覽經義宏導居心。初跨染玄綱希崇

大品。博聞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囑。世稱郢匠通國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遐邇遂得廣流部袞。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即昇法座。談搗一指衆侶誼譁。受業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尙昏時罔。便以法宏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碛。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宏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疊僧侶因此開明。銜烟總萃傾味正法。而成惠郵焉。無憚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殷襍枯折由生。曷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不可其懷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敕窮討。事本不實。誣者罪之。曷惟道在人宏。義須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既達故鄉薦仍前業。重張領牒更敍關鍵。神望彌高衆聚彌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陰。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處邑傳化。曷隨宜利益意引行藏。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曷

一位僧伍。精勵在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待營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豐都芳羞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門。曷並命入僧。自無一受。且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爲告外衆令辦厚供。曷怪異常。推問食所由。卽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欲。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蹟。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霑員而已。隋興法現卽預出家。住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慮門未曾掩。坐臥一牀讀經爲業。道俗問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卷末收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祥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

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敬。故衆有諸罰。祥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爲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沈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參立。乃微言佛像佛像。聲旣沈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愔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羣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轉。還從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於城之東隅。傾邑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爲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宏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爲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敕召在京弘化爲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選。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

十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宏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夙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敕使達爲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既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爲賊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壽奏曰。臣父奉敕安撫。竭誠奉國。爲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爲父修立。并度僧二七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往。堂宇廊廟。並指搆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皆遣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數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卽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於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霑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道法。有敕許焉。旣爰初落髮卽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含功流八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之慮。於卽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解俊徹嘉聞飛移。兼糅以絢彩織綜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郤。故名望橫流播於嶺

表。披榛負櫟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威加南國。歷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怪其義卽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馳慧解宣譽京臯。勸業既成道東須繼。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敕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愠結不形。而賤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胸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機敷訓垂範於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於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忿。經於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於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卽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

知其靈感。遂葬於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盾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於塋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道方俗。預尋經論。跨轢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敍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別一時。爲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覲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貌方偉。音韻圓亮。長面目。少髭髻。儀服不羣。於衆有異。少處寒素。生於田野。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傳。廉直

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尙未有聞。乃慷慨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於沙門道慈。慈道光玄。胄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仍以威儀麤著。身過可。語笑易爲。口非難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蹟研機。遺言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扣沖關。乃荷帙登峯。諮參講肆。徒屬旣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綱要。順頻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慍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逡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荅曰。一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旣悟其所述。因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槩括備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曠劫深尤。不逢賢

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沈阨陷者乎。因涕泣濡襟。歔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宏道。僧度不易於公侯。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法師耳。不量短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卽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駑駘之疲。想千里之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豈

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絕交氓俗。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莞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尙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趨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黑書七佛戒經。剋已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子鬪賓囑累斯盡。詞事旣顯若親面焉。因斯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沈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鄰居無得聞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餒者。志好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曾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會制物從我。隨物則苦。而未曾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作三不爲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祈

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逕。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返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二曰。我欲銜才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晤駭。羣出言可錄。著集數卷。於時眞法陵遲。俗尙諛詔。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參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求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殄惑。豈直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

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戢鱗而未進。慨時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罔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淒泣曰。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縈身囿俗。昇沈相異。徒爲悲矣。且忘懷去來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苟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爲如此也。於時臥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紙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旁問後事。順曰。患身爲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何簡。然願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耶。旣報不自由。可側樞相待。遂令遜法師說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

秋三十。卽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者。知己沙門。傳致廣其事。友今被召宏福。充翻譯之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宏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卽爲姻媾。旣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造。但念觀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鬚落。便遂本心。卽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旣崩。召入禪定。性度宏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恆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敘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藏威

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感寺潤法師焉。卽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瘡。敕賜絹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敕。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戒師。發宏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敕乃以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腰腳。敕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諸葬郊西巖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於志寧爲碑文。見於塔所。

釋神迴。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出俗。遠懷匠碩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鬱爲鴻彩。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羣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諢豪傑辯調內外。陵轢倫右誇尙矜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

暇餘隙遊歷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敘儒史。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華壤英俊爲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豎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日矣。大業十年召入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草。法流疊疊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爲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以同舟列道。爭趨奔於葬所。素幢竟野香烟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遵遺令也。弟子玄管收其餘柩。以約秦中與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究爲其文銘於塔所。究清貞抱。素志樂林泉。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

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新文百有餘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發延譽令逸京臯。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傅。粲鑒其清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疎八勢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昔人。冰涼青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陳白羽。霜戈耀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下敕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子女承聲下拜。唯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瞻。率先荅詔。具如別傳。然敕類催。何爲不禮。鳳時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迫。乃擺撥直進。援引經論。明不可敬之理。僉詳瞻鳳抗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英華。

竹栢互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召。來萃道場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闡。青田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宏護。中書舍人杜正倫。下敕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爲普集寺住。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繫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幽情。卽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俗來穌聞所未有。旣而厚夜悽感。常志言前。悲各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亟委臥。猶存宏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衆開之。下坐怙然。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迹昭穆安覩。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之仍施白塔。蒼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

聲早被言悟清遠。以終天難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國公爲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羣伯。吐言爽朗晤涉奔隨。以般若爲心田。以涅槃爲意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闡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聽敏強識卓異倫伍。父嵩仕隋爲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疎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西門義調故遽爲吾白。卽以事聞。令素仰高風。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於茲暮齒。誠不欲干遊人世。抱誠棄智。

頃者吠聲既靜。則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歧成詠。有欣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敘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荅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子紹續曠岳略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卽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粲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綸是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議非。而體貌魁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宏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親承眞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衆聚事擁。惟其廢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寺慧安者。倜儻多知世數濶達。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謂

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尠。今從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羣部。悉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未盡於後。唯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日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唯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宏旨。至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願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記。并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卽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載御懷。諷讀沈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志。於卽慶弔絕緒尋釋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勞始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慚諸已。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希

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宏矣誠可退迹沈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己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搗謙藏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慙疎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敘得喪斯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舉綱頓網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振學宗。

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澄中。一心念誦。日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一。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纒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談衍實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被於鳥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一。徵據前後。遂杜嘿焉。岳曰。先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耳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唯自我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

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爲善居道俗之閒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術。厚密加恆。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宏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衢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卻。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非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況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宏。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

春二月遘疾彌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於住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俄而有敕。復官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持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唯岳及略。連枝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卽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歛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將耄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畧之銜疚。痛鍾纏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迴。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秦岳苦心忘倦。年

二十五。便事宏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宏。住汴州慧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華特爲時安。便撰疏五卷。鎮常宏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一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日泉竭。殯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溍子。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彫亡。唯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詣。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往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於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糗粒未充。照巡村

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迴悟。又往鄴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召。爾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隨機便講會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具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往恆隨。及鄰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徵。及曙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

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麤知大畧。然以宿植德本。情厭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卽而鬢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尙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

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卽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卽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於時茫然曰。此中頃解聽。後私室便曰。此子有拔羣之亮。難與言也。吾老矣。宏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閒法梭。長宏并部。忽遇斯際卽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於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宏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梭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萃。並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

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眞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卽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宏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己法。講揚法化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卽長宏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慾希言。擇交選士疎財

薄食。苦樂不言喜慍無撓。栖巖一衆舉爲僧主。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常參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往栖巖。其日傑患停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宏道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

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徙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

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伐諸己。貞觀二年。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繼有阻僧綱。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一。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召門人大衆。爰逮家臣。與之別已。自跏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卽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述。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寬法師。夜坐如悶。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遺寄未能發揮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欲推命竭愚。上干

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濟陰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恆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時號四聰。卽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護時沖幼。戲則圍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難。感慟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術。忽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大毒蛇。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橫累稔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敕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旣居慧日。高彥成羣。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僞鄭旣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校角攝

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敕召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衆穆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曠時不豫。因卒於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術。約已薄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貌。而貴勝所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惶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吾之見欺當自責耳。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遂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儲但一牀一橙而已。撰攝論指歸等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書杜正倫來弔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提耳。及茲展覲慟與牀几。頽泣可援沈嗟靡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

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複。言談之際機候變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參談敘文集相示。平仲尙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爲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敕使當卽奏聞。續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稱敕使欲相威脅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此是敕許亦是敕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

鵬鷄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鄰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爾。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於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返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鬱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辭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五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六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十

本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一

慧景

寶暹

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二

蘇州仁壽寺釋道慈傳三

道謙

京師崇義寺釋慧穎傳四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蘇州通玄寺釋慧穎傳七

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現

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傳十

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越州宏道寺釋慧持傳十二

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三

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素挺生知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於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尙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躬申禮敬。敘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卽請於東都講揚心論。旣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於時大業初歲。隋運會

昌。義學高於風雲。搢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邇鱗萃。乃纘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剖裂詞飛戾天。控敍抑揚範超前古。自爾四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寰中。大業五年。敕召來止。遂卽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鑿駕徐移。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驛清於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爲玄宰。旣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響而共嗟焉。有隋墜歷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宏揚攝論。釐改先轍緝纘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軾者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宇內知名之僧。傳寫流

輝實爲符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亟發英彩。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猷。故不爲時匠之所班列。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儕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瓌法師爲弟子。提屣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卽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

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因還故里觀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宏經法。峰堞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欸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參請耆德。通情則高衝折機。縱難亦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襍。幽棲清曠。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聞談道勝栖山。鳴鑿赴隴傾蓋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彌賞閑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覩貌餐音虔拜欣躍。煬帝居蕃。維揚作鎮。大招英

彥遠集賢明。琰旣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之負罪。嗟以己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因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炎歷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內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賓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華金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華三千餘遍。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爇自起煙芬。夕鐘纔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於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

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貌奇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家內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旗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榦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宏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鄰敦交暮齒。雖攀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於寺宇。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羣籍。偏以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觀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栖宮闕。講悟談述。皆造下筵。欣敘玄奧。每

思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憎愛由生。憇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遂。所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蕃王府宰臺省羣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息遽不遇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憇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參請。會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諠賦詩。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憇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繞其馬。形狀雄怒擐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感。乃合面歸懺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

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憇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恆欲危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憇雖聞此曾不綴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憇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憇身。教導未通故爲罪。此則過由憇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知是其敵。而不忍見憇云云。遂卽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宏者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後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憇登座主題己。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敍釋。恰至偈初卽覺失念。經纒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卽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匝披地涌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款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誼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

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愁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覩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重垂靈相。言訖地涌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慈弟道謙。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關表。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蠶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願言幽遁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摘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譔引心未會虛左。以貞觀元年卒於山舍。春秋六十七。慈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闔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爲造釋迦塼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

釋慧顛。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於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

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講。並抑奪之。和尚識眞日積。陳情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隸李宗。旣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祕要符籙眞文。并算數式易禁劾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詢莊老三洞三清。楊子太玄。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末乃思其眞際。崇尚自然。駐彩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難追。卽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會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敕度。令住同泰。鬢落之後。親親乃知。旣是官許。便卽稱慶。由附緇侶。稟聽衆經。後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宏神略。以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於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遞互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讎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彌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宏揚大乘。故得中百。

般若唯識等論。皆欽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己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貞懃守正不妄參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霄。飲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楊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每事邀延。敍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琬深戢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無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形勢不久將畢大辭。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於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斷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綱曲

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關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暄。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鬢落。住同州大興國寺。寺卽父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宏連席。悟物旣廣。開洗塵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歷荐餒相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唯宗偏廣。四恩開化。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慈。同州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卽日。情同拯濟。騰實廣焉。衆以德

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宏被。以法寄人宏。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彙
倫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
旨。初不覺倦。立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染宿煮。釋文至此。宗乃知非。銜
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翻穢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說欲不
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希求。本是厭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
諸有不來量事方許。每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之流淚霑巾。歔歔不已。其
欽敬正法爲若此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門徒弟子五
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轎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間。皂
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樓煩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
成采。下敕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顧眄成
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敕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

運告終寓居邛樊。流離從物因事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宏業。鄴國公寶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敕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尙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住之。時復闡宏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參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清置列瞻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勸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正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顛。姓李氏。江夏人。本實隴西。世戴蟬冤。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於夏洎。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

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卽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於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旣臨。聲唱逾遠。天子日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仁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爲之胥附。咸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宏演。有昏昏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毗陵沈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宏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旣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置。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於時也。刑新經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

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悅於躬。頽爲說宿因。釋威憂憤。達頂生之非固。曉吳渙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有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旣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彌勒像各一軀。坐高一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屆。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耀滬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瑞。隋末揮麈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浮汎千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頽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徙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纔竟疲役增勞。卽以麈尾付囑學士智英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慚屢照。誓言旣止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十月終於通

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墳於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爲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墳前建塼塔五層。禪師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兼事經綸。故使瞰迴憑高當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宿昔得朋。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鏗。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在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佇化利物攸往。衢樽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傍溢談峯直上。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力巍巍長竦。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

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泊撫塵。便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杭寵公成實。毗公毗曇。逮寵將亡。乃以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旣受法。寄相續安持。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宏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檐禽庭獸。長往之志彌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城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寺。旣迫茲固。請翻然迴慮。以爲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彌崇宏演。貞觀十一年。下敕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旣來儀。深降恩禮。對揚帷展。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讌筵。旣摛雅什。田衣作詠。仍卽賜縑。有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

欽請以爲戒師。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儀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渴仰於調御。壅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此六塵。善導啓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遣諮祈佇承慈誘。既膺斯請供施特隆。自爾朝野明達縉素清高。聞風延伫望室奔湊者。厥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纔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筆彫章。文囿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於西京太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冤旒興悼有識含悲。降敕加以賻贈。并造靈輿。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鷲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敘

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夙著宏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宏舉不羣蒙稚。年十一將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錄爲譜牒。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無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和上同師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其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敕慰問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厚禮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此務歸靜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二十八年。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理。無請便止安心止觀。世請言晤不附其口。貞梗自課六時無憇。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追惟永往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寺之西北鑿巖龕。

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諸承法教。正之箴誠略無乖錯。致所著諸疏並現筆受。故正之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於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訶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尙有傳揚。爾今纔立顛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梭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爲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唯母鞠育。三歲假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潤法師三論。文義之閒深有領覽。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唯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會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髡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髡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敕還釋放。便逐髡還。既達安州糧粒勇貴。且往隨

州巡里告索。暮違囑所如常採聽。往還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學所推。及嵩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槃。咸怪其言。謂違嵩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嵩患愈還返安州。常於嵩房敘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爲漫語。白嵩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最後述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嵩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續種。自吾講來。唯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稜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軌。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囑前。稜夢神人失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心。既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

夢鷹入寺羣鳥飛去。因卽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蔣王臨寢。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闍王請稜公講三論。拔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闍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卽到。度曰何人。荅曰。闍羅王使迎。稜卽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與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歛容便卒。卽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設齋。終日方

退云。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爲潤師弟子。潤顧有濟器。乃攜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宏不通。誓畢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輒。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爲實。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兩分爲三不。衆無敢荅。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矚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晤。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值清平住耆闍寺。恆在常濟。講法華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穎萃。見住梵雲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豎義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荅對如風響。解悟啓時心。便告稜法師曰。智拔荅畢須臾來難。盡皆神詣。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

也。遂卽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玄素嗟惋驚異。顏狀如生。跏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爲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本年登冠。其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妄迴盼。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鉤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斯實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宏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跏坐不臥。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繩牀。斂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

依常參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加結鏗然申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殮所。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祖往長沙寺聽講。見佛嘸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任之爲寺救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菴。於中宴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覩。泉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羣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悍無前攜引十賊。身挾兩刀欲殺此蛇。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閒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爲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昇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羣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

秋七十有九。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號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及藏入京。卽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爲性慈仁言極憤厲。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養育。氈被臥寢不辭汗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爲興顯。百有餘日日論十人。荅對泠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卽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殮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

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殮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爾。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六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七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第十一

正紀十五人
附見四人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

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京師宏福寺釋僧辯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傳七

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京師宏福寺釋玄會傳九

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卽興皇之遺屬也。初期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不中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言今日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千召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癡明。既有此告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對衆敍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爲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傳坐。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嘗言。而明已解。可一一敍之。旣敍之後。大衆慙伏。皆慚謝於輕憊矣。卽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常宏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摛精理出聽東安。言同意異

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爲南座結軫二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敏乃歸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於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爲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二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會亂入城。盧總管等請在官舍講華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既屬賊圍。各懷翹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宏闡。兼達莊老子史。談笑動人。公私榮達。參問繁結。蔣紀諸王。互臨襄部。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玄儒。通冠文彩。襄荆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

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如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宏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亡龍泉漸便乾竭。據斯以言。亦通感之奇致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撥略大乘。舌卽挺出。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舉往哲所。誓

心斂迹惟聽大乘。哲之云亡。爲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俗。百日旣滿。卽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閭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淚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遶佛懺悔。用此爲常。又勸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前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塋赴山阿。爲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睿。姓陳。本惟穎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飛

來入口。便覺有娠。卽不喜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卽將往益州勝業寺爲沙彌。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高公止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三年。後還本住。常宏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睿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牀。栖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牀。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臥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筍槩。長二丈許。向若在牀身卽穿度。旣害不果。又以銀錠雇賊入房。睿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睿知相害之爲惡也。卽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

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見衣冠者來迎。嚮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面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牀跏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旛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斂容立終。堅住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刺史已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云。

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沒。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於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髮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矣。開皇初年。敕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

度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言詞清轉章句契斷。神明堅正。見者矚目。由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益同倫。遂復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屯之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虢。大宏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玄將了。黃巾致問酬荅乃竟。終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抑身首煩擾。冠幘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怙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文。赧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伏其异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宏福寺立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大海之內外僧襟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參謁。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

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座無論勝負。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宏福寺。春秋七十有五。於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於葬日亦不腐朽。於時亢旱積久埃塵漲天。明當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爲龕。處之於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肌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路見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恆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性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於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概。而厭其諠襍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羣非類。霜懷標舉爲衆所推。年

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鬢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卽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爾專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仰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卽研精覃思無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宏義。於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末旋踵上京。慨茲異敍。隨講出疏。示顯羣迷。隋齊王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宏遠。罕得其門。僉共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胥徒歸湊。相續依承。四時講解以爲恆任。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敕旨。入大禪定。相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敕徵召。恆知翻任。後造普光宏壯華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敕令爲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敕召。入爲皇后戒師。因卽敕補兼知空觀寺上

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宏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正教於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架山航海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想顏色。及覲形狀宛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敕普責京寺。大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恥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有大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類表上。既不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於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卽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旱既久埃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及於明日。天地清明雲霧四除。纖塵不作道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

盈數萬。卿相儻從。僉以榮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宗慕涅槃。恆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宏此論。陶冶理味。精貫曾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畫樂天一時起舞。後於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薩從外入戶上住空中。身相瓊琦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法利多造經像。但務奇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敬兩田無遮供養。自所服用麤弊而已。講揚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無改。著攝論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等。爲立碑於普光之門。宗正卿李伯藥爲文。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

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衆僧夜讀章疏。衣不解帶研精無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明潔。平恕儉約見者欽屬。歆慕宏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恆業。聲務廣被遠近追風。提襍裹糧尋造非一。隋煬御歷珍敬彌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東都內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徽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貯不附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涅。但專講誦宣導爲先。僞鄭之初洛城恆閉。徽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濟鄉壤。於時守衛嚴防梗澀難通。而徽安行限闕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旣達高平道俗欣赴。世接此難飢餒相委。乃遣以糧粒拯濟實多。自素賴之皆餐法味。便卽四時長講屢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儉歲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徽以聽侶不安。爲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郎國公張亮。欽挹德教遠近講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

爲菩薩戒師。珍敬道風。誓爲善友。夏講涅槃。解恣便訖。覺少不念。衆咸怪之。還房靜念。俄頃便逝。春秋七十九。卽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歸於本邑。自徽之至遠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析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卽聲淚俱下。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思報此恩。何由可逮。唯有宏教利物。薄展余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香鑪。約數承禮。夜不解衣。一生恆爾。清素寡欲。不樂交遊。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詠仰於今。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曾無僣犯。食惟蔬菜。衣則縑麻。屢經歲序。情無攀蹙。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縑素。崇建法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

有故塔廟並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行相高。行值飲噉非法。無不面陳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聚集醺飲。聞鑒來至並即奔散。由是七衆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無容飲酒。遂卽止之。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名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衆。乃送酒兩甕以致之。鑒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警寤卽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爲懺悔令斷酒肉。病者痊愈。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爲死調。俄爾鑒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爾厭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已來。尙不喜聞。況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

於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糺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濩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爲司命枉來取我。生理冢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窘。但爲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小大。便爾賣卜。鬼爲通疑。方遠皆詣謂爲大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宏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旬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荅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荅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斂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噉也。何以知之。然見諸天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因卽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

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

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人也。遠祖因宦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爲總法師弟子。自落髮之後。卽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尙。總深會之解也。舉爲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泠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爲涅槃之後胤也。因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讎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作者祖述前言。唯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爲寺主。經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將四十遍。於時同侶。同業相推。先席。而讓以成治。雅爲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法座。皆通諮聽。縱有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像

罕遇也。故總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比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加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迴龍象於兔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敕住宏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號無量壽。遂造彌陀像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蛇喻。忽有異蛇從楸而下。顧視四方。尋卽不見。講至諍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卽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於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塹塔供養。自會之宏道也。溫柔在性宏瞻爲心。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唯法是務。晚又常座乃終身世。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十二出家。與會公同事總師爲弟子。服章麤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逢阻

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幢折蓋翻以爲標據。卽令大衆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名及讀華嚴。以爲銷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宏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爲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雞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爲永誠。吾今死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與送山所。願食吾身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幢輿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遺訣單輿至山。雨卽通霽。收葬於京南神和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七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八

唐釋道宣撰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

曇元 靈範

京師宏福寺釋靈潤傳十三

淨元 智衍

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羣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爲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爲諸僧所笑。寬

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竇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卽令拄之得免其命。其爲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輦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啖之。遂至於瘥。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怪。加以開務誘引宏濟爲業。道俗胥悅慶其幸遇。屬煬帝宏道海內搜揚。以寬行解同推。應斯榮命。旣處慧日講悟相仍。會臬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輦送初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

停。寬曰。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未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並卽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臥於道側。泣而哀焉。卽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旣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爲羣。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爲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宏裕有儀。凡所宣化風之靡草。每至散席禮覲相仍。或至十萬二十萬者。皆卽坐散盡。了無資己。告施者曰。財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令從用有在耳。其虛懷應物爲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尋常。一經履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饑餒。銜泣說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

履替。觀諸沙門少者便給。以此爲常。貞觀之初還返蒲晉。緇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焉。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容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故使徧洽時諺號爲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者。架業相鄰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棲巖。寬住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敍欣若生平。明晚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像。素法師俗風清美道器沖深。包總義門研機至實。但正業久成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臥一牀。通夕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今昔。事卽存亡。冥感之誠未可陳述。素見別傳。以貞觀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而臥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

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兩根籬條一領。裹縛輿送。無得隨俗紛紛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虞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壙側七里人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臥金氈不畜疋絹。簣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許之。便掩口私默。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貴。或頭數至萬者。同侶欲爲賣之。寬不許曰。已勞負荷豈復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以蠶漁爲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拔足。或累歎通宵晨或忘餐。延逾信宿。雖憤氣填膺。無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化。談三世之循環。述八苦之交侵。雅會夙懷背世情訣。乃違親背俗。投勛律師而出家焉。勛導以義方禮逾天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

遠遊京鄴。一聞裕講。鑿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蕪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十餘遍。研詞文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關返啓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藻異同。慧滿沖情。解津法友。以彥公化世。更染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迦襟婆沙。各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迴。行寔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不虛延。休卽著襟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授相續。幽致旣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擊響河渭。抱帙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籤。踵接登堂。皆總爲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教。探隱洞明。雖府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一會。餘駕停輪。辭吐旣新。領拔彌悉。周涉三遍。卽造疏章。神會幽陳。廣流聽視。自大小諸藏。並統關鍵。唯有律部未

暹精閱。昔以戒禁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卽了未勞師授。曾披一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宏神府。乃負律提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顧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暗。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懍課六時。纖塵或阻卽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卽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莽相仍。寺衆僧尉亟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闢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旦驚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

無委。並出當機。休旣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亂。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於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任付糧粒。及平殄後。曹公爲奏。具述休功。登卽下敕。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準。又荒亂之後。法律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鉢。遍送受持。於今大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燄。救而獲免。退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貞觀九年。頻敕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無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仰。蒲柳之暮。猶執卷諮。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律。雖聽二三十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卽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夜長慨。有耿於

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導意存成器。斯猶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樸耶。所以引化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襍懸壁上尺絹不居。所得外利卽迴講衆。補綻衣服不勞人助。見著麻履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荅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不依涼。瓶水若凍裹之草束。受具已來鉢無他洗。入夏已去不瞰菜蔬。於道往還執帚先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余以親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抵。事略文繁以爲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結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寶山。志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敕召宏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室。敍故陳道彌會帝心。故又續其績。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邦閭望族。而風格宏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卽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粲法師住興善寺。粲有正行備於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彌發蹤能爾。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瞻羣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卽黼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敕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旣達河內。道俗伏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卽名厲河北譽滿京師。聞秦岳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旣覩副師遂從諮詢。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

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於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定互相敦勵。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敬稱徽績。時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懷令。堂祖吳向任齊州山荏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往還講肆遊其所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契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飛聲彩。周流法席。文義圓通。間難深微。稱傳元宰。預是同席。心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卽奉契以爲和尚。大戒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宏小論。將欲博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聞於天。攝論初興。盛其鱗角。在淨影寺。創演宗門。造疏五卷。卽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僧。暨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關表。創預講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敬憚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

或譏毀達其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末法攸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襍。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灃鄠東漸玉山。依止寒林頭陀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璫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旣處叢冢鬼神斯惱。或被推盪偃仆。或揚聲震叫者。潤獨體其空寂寞坐如空。諸被嬈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行盡報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不出院宇經於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僧粲法師。一寺頂蓋。銳辯無前抗衡京國。乃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詳其神略。人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領宗酬答。剖判泠然。咸共欣賞妙符經旨。爾後譽傳先價。衆聚相從。旣懿業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宗轄有承無虧風彩。會隋氏亂倫道光難

緝。乃隱潛於藍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離經專業。衆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饑餒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磨穀爲飯菽麥等均。晝夜策勤宏道爲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贍精羸無垂僧法。共餐菜果遂達有年。斯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敬奉芳塵。上陳敕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而維之。貞觀八年敕造宏福。復被徵召。卽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準又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倫糺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傑。初潤隋末在興善院感魘相嬈。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日魘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任化感。寺主智信爲人所告。敕使圍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害。使人逾怒。忽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中帽坐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曰。檀越有福能

感幽靈。斯之祥徵昔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燬餘自斂。據事以量。知人難矣。後住宏福。有僧因事奉敕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名同舉德度。上聞天聽。下敕深責。投諸南裔。驩州行道。於時諸僧創別帝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容儀自若。顧曰。三界往還去來恆理。敕令修道何有悲涼。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見莫不歎伏。尋爾敕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負帙排筵。宏闡涅槃十有餘徧。奧義泉飛慧流河洛。乃報京邑門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唯加心悅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爾。厭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號大空。凡聖有情咸惟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淨根業興善而住。吾無慮

矣。僕射房玄齡遇之。稱歎累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所望也。不久敕追還住宏福。居宗揚化。涅槃正義唯此一人也。然其爰初入道。奉節不虧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挺超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兄弟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設會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喪浮豔雕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直知敍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立義倫通頗異恆執。至如攝論黎耶。義該真俗。真卽無念性淨諸位不改。俗卽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已後真諦義邊卽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體。如來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異體慮知不滅。及資糧章中。衆師並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唯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

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惟識想。得眞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惟識想。第二剎那卽入初地。故無第三。筌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唯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總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博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糲食談玄爲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解傳風被於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憑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卽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近智衍。卽潤之猶子也。幼攜入道勛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繫。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津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唯潤之緒。繼美前修亞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

敏易悟。深厭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爲累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及隋祖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自爾專事宏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宏護道張。凡寺綱維無非令達。乃敕爲律藏寺上座。緝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情清慤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敕任大總持。本居寺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雉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於講會。相從傳授迄於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彝倫。及宏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敕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及一旬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搗撥於空。侍問其故。荅曰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又曰。紅花綠池鮮榮可翫。

尋爾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喉羅來辭去也。因爾潛逝殊香滿院。然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沈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卽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清涼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旣崩遍流視聽。長干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宏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恩申請搜揚髦彥。京邑承風以

事聞奏。下敕徵延。便符昔願。卽而入朝。時翻經三藏玄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宏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旣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尙名體。耽迷成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勅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亂舉。褒爲提紐。解決。疎刷神襟。責以三關。徵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於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洽之銛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零祈雪候。內設福場。敕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本際義。褒問曰。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際本於道耶。荅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荅亦通。又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荅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

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旣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旣喚我爲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嘲謔。塵纒天聽。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爲佛之弟子。由以事佛爲師。汝旣稱爲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爲道祖。於時忸怩無對。便下座。又令褒豎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卽遣於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荅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爾後諸寺連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羣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揜。皇上悼傷久之。遂敕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雖遠。條暢銓府。開喻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騰蘭赴維。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非夫辯慧何以明哉。

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儔。淨名垂失機之責。並爲沈淪典誥以解齊緣。藥病相翻斯迷斯覺。況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有道安獨興論旨。準的前聖商榷義方。廣疎注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願睿振藻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尚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至如道生孤拔。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蓋可知矣。梁高端拱御歷。膺奉護持。天監初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雲殿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大品發明奧義。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覃被於荒服。鍾山帝里寶刹相臨。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諸質文理往往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當塗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鷺先驅。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摛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

引用。每日數化但豎玄章。不覩論文。終於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五失又開宏誠。然則教爲理依。理隨教顯。附教通理。宏之在人。準此承遵。居然多惑。寧乖比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互指爲謬。審文紕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是長。儀範多襟。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遍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窘繫。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侃。德隆時彥。業貫通賢。綴述新奇。帝偏猷重。奉爲僧正。盛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爲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宏。至於教理頗翳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甍復基梁日。宏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

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悲。至如猷燭騰光於五湖。螢朗飛蓋於三楚。一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盛德宏矣。逮於北鄴最稱光大。移都茲始基構極繁。而兼創道場殄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爲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今古。卽當鋒之領袖。乃萬葉之師模。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法爲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綱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教東傳。世稱宏播。論其榮茂勿盛梁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法。戎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永絕辛羶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有帝王罕能相擬。於時釋侶顧視思齊。篤學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權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敬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鷹犬。畋漁屠殺普

國不行。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萬衆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宏量。降禮宸極展敬華夷。遵龍樹之江河。響彌天之輿蓋。地惟武服。道寄文宏。開蒙博施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陳顯論莫表深衷。疇病成珠竟於身世。末有亡名。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遭戎俗。孝宣卽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厥化草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宏佛教。開皇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爲立寺。召諸學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爲等級。故二十五衆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座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萬機。而耳餐正法。於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滅梁齊。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卽陳講議。伏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鑣等驅。僧粲以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號。僧休洞精於大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玳瑁羣英。詆訶龍象者復叵

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萬乘頂足。其德宏矣。揚帝嗣錄。重飛聲實。道莊顧言於內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願光揚於兩都。樊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晉邸卽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洞。備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徵別館。法輪常轉。慧炬恆明。風靡之化。覃延復遠。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爲繁富。世近易昭。無勞顯述。及皇唐御歷。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爲宏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其致。然嵩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壘。常辯宏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畧。潤會剖符。日下敬其名教。徽空位席。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或漏之。其德不無光敍。統明衆師。注述。通以章鈔爲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改張。差無宏誘。或接綴前篇。或糅襍時見。或虛控胷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蹇塞。皆勒成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閒。河漢遼阻。本寔邪求。妄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誥所被。

元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時之說。今則婆婆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未爲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邪。貴如說行斯誠旨也。故今當座講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唯識離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爲聰慧。聽習稜伽。樂飲噉者用爲通極。誇單蒙俗陵轍往賢。眄視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爲眞解。以亂識爲圓智。不深悛悟枉喪餘齡。故使說法天禽被於念處。盤特庸叟具列賢愚。辯俊異之前生。顯頑囂之後報。泠然釋相可不戒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宏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箭。託緣乃四通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獸。故世中論士尠會清柔。初事含容終成陷躓。名聞誰賞境界非凡。徒盛拒輪必歸磨臆。故有王斌論。並明琛蛇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唯聞殺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之作也。或生充蛇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

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彥琮山樓之驗。又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宏。非人未
可言道。豈言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嗣。宗仰徽列豈有玷耶。沙門
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贍。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倫。侍人流
汗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爲先。斯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
綿密未覩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鄰。若不先知何成懲艾。致使裕公
虛沾此及。若能返求諸己。斯言自亡。故宣尼流無備之詞。居士設未輕之論。
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卽承裕緒。學襟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禮而親執瓶衣。遭
難而更立淨廚。臨危而深誨禁約。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誦爲珠璧。猶
恨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八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九

唐釋道宣撰

習禪初正傳二十三人
附見十五人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慧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法師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五道育

鄴中釋僧可傳六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慧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定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論。並知學唯爲己。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頽然不忤。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旣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閒。尙足爲樂。寧貴廣廈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尙。何必滯此。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卽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

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其會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卽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壙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爲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棲遁林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棲寺。韜明秘彩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五年。移憩

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人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閒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守志瀟重。貴勝王公會不迎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顛樹碑墓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旣覺卽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覲禮。旦就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爲務。

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兩指。人有捋者雖伸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歿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咎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剋。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震且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恆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

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敕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嶽高謝人世。有敕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衆恆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一。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蹠鏹。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旣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

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尙存。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於時合國盛宏。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眞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眞。擬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

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眞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眞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於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爲務。不測於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未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尙。獨蘊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陵。達磨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懷嘉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

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恆禪師。先有定學匡宗鄴下。徒侶千計。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恆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日遇恆。恆曰。我用爾許功夫開汝眼目。何因致此諸使。荅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耳。恆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賂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恆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浮華。謗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佈交懷。海迹蹠澄淺深斯在。可乃從容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伏恆抱。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

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爲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眞法。皆如實。與眞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託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

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服一衣一鉢。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榮陽人。姓張。舊住餘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一鉢。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蝨。睡而不夢。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閒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爾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

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費四卷椽伽以爲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不別敘。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沈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宏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宏道。銜聞欣然。遂卽濟江造宮請見。敕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白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敕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宏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

名天觀。詔曰丈夫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荅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山王敕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饊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饊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

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會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牀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卽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閒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瘦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

道機潛扣歎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諳經論。悲慶交並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卽跋陀之神足也。旣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斂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秦嶽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朋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腰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閒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

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卽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纒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卻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卽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哮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於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腳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跏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旣召不出。亦於尙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

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貺填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慚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旣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卽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宏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敕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卽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卽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收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敕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

告曰。道由人宏。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宏誓。護法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旣臨。義無推寄。卽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敕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敕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時揚講誦。事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囂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宏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宏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爾徹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卽敕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

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敕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王府。爾後詔書手敕月別頻至。寸尺小緣必親言及。又敕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敕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棲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寔深嗟憫。資崇有嘉用伸悽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爲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

迹示諸後代。敕右僕射魏收爲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類也。旣而剋日準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塔。每有靈景異香應於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慴山臙。解虓虎之鬪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爲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幘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卽背垂衣。頽山將墜召出存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紀。又初敕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敕乃以方五里爲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號雲門。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

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旣而掘地爲井。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瞰。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喫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輦。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尙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聲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慙云云。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卽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

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袞於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人住。有神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深寰宇。大業之末賊所停營。房宇孑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噎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敘之於後耳。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九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

唐釋道宣撰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

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一

荊州玉泉山釋法懷傳十二

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三

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四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雙玄證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
智曉

岑闍梨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宏贊者。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嶽。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尙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卻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

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敕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敕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又敕徐摛。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號。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

驅豬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椽嚴。豬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
乞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
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
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
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泝西上。遁隱荆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仲
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如不允者未足相
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閣
三閒。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住。不守本志入之
故里。統御禪衆有扇清規。禪講相參無虧晷漏。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
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並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
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
僧房講堂。並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

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末。臨亦同前。敬聽。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卽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漳鄴。後講涅槃並授禪數。齊王崇爲國師。以處衆囂襟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嶽。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爲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剋某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臥。明日怪眠不

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宏。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覩像從京房返於大殿。爾日卽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懷。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懷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纊。大布爲衣。不食僧

糧。分衛一食。不臥常坐。勤勵莫儔。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臺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逸。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魍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嶽。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懷常費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忿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卽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栖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一。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歎起惡念。忽見大蛇繩牀而出。將欲吐毒。讖謝得免。時枝江慧瓘禪師。南嶽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瓘便雨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爲披說。瓘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

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璣云曾問。答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所終。

釋慧成。姓段。灤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荆南佛法希藪承都大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雲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顛師相見。承南嶽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令自檢茫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令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綾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總燒卻章鈔捐擲筆硯。專志正繫以必遠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閉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人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

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校天地懸殊。思云。智顛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慧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彌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宏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成至宅。宏乃穌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雨淚強引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嶽遇成同宿。夜中投蠶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

至。宣相符會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會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於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房。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裘沿波達於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

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宏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遂具受祕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宏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於此寺禪房。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嵩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沈。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尙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爲之銘頌。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鬚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諸

問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亡返。加又口繞黑子。欬若斗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皆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卽爲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

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欻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爾名振二國事參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敕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卽以其日窆於東郊門外。滕公酈食其冢南。碑石尙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於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輿人也。器量沈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於五載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

此情空究檢因緣。乘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檝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被於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敕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敕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敕。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旣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壤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卽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

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於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效。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歷正法頽毀。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於涇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問寒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牀下帳獨靜。道俗參訊略示綱猷。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

囂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貫者。引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會無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爲六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萬衢。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賈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沈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穎。素承道訓。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座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卽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宏農華陰人。後遷宅於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準禪師而蒙髻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於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敍。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樵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棘砂磔披跨不難。巖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

園乃爲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懇勸致禮。陳云。因病死。穌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誶。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敕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疾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五。五十夏矣。初遭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喚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於臥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

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闢毗餘質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爲文。見於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並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拂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峰自投而下。齧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於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卽隋開皇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神擊兒告云。我今持以

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卽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旣臨。標據清敏。儼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饑不除渴。孫能饑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履道宏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勸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附行爲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怠。卽懷厭離。便爲邊地下賤之因。今雖聞眞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爲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恆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

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爲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穎。邀延住眞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敍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卽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安善寺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禮旋乞食爲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臥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鳴之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於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未從俗服尙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鑄勒樹於塔所。卽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教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

其表題立名無定準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敕斷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寶錄。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闍黎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

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坩酒食。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卽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閒。卽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終